

心弦

周晓斌

宁海的小吃花样繁多,可能跟地理位置有关。我们有本地特色,也沿袭了台州习俗。靠山临海,食材丰富,女人手巧,说起宁海小吃不免有几分得意。长街团、格沙糕、岔路麦糊头、前童麦饼、东吞糍、麦焦筒、桑洲的米筒,林林总总,不胜枚举。这些小吃都名声在外,令人食指大动。可是我的老家黄坛,也一样吃食,好吃得能让人放下身段。它低调、内敛,没有如雷贯耳的名声,但品尝过的人,都会过嘴难忘。特别是有人在咀嚼时,那飘出的阵阵香气,常惹人口水流一地,不顾身份也要讨一个尝尝,解解馋。

我一说,黄坛人的话肯定会心一笑,黄坛麦饼嘛!

岔路前童一带,爱将麦饼裹上馅料,擀起来吃。岔路麦饼,很流行、风靡,别人还要把它跟徐霞客搭上边,起名霞客饼,这蹭热度,觉得有点自卑,大可不必。它就叫岔路麦饼,不是挺好的吗?但黄坛麦饼,就靠薄薄的一张皮子,大道至简,一

身孤勇闯天下,能世代流传下来,实力也是不容小觑。

黄坛麦饼,薄,土话叫“飞薄”,薄得能飞,做到薄得极致,才是最高级的。这个面要揉出筋骨来,女人弓步向前,把面当成衣服一样搓揉,经过无数遍的搓揉,筋骨就来了,都是时间和体力的凝结。老早的时候,夏天麦饼是主食,女人天天擀,手艺日渐见长。每个人都会烧饭,但不会都是厨师。会擀,不一定是高手,高手也是很少的,整个村子哪个水平高,心里都是有数的。这个也分类,术业有专攻。有的专攻“擀”,就是翻麦饼;有的专攻“擻”,就是擻。擻又有细分,有的专攻手速,就是一个字“快”,不管好坏,破点就破点,不圆就不圆,她三两下就能擻出一个;有的专攻“精”,做出的麦饼似十五的月亮,像私下用了圆规。一叠麦饼,飞薄飞薄,轻飘飘似绢丝,一个个大小匀称,没有破洞,没有褶皱,完美无暇。

我们村子很小,但也有高手。我奶奶是手速的高手,后门阿婆是精品高手,前山婆是擻麦饼高手,她

擻的麦饼不“还生”,又松脆。“还生”是黄坛麦饼的一个专业术语,就是当天可以吃的,第二天就不熟,生了,麦饼断裂,脆了,粉滋滋的,不能吃,吃了肚子难受,不消化。现在很多人擻的麦饼,看上去白白净净,当日尚可入口,第二天全废。

岔路麦饼要趁热吃,黄坛麦饼冷了也好吃,保质期特别长。过去外出做生意,出去好几天,就会带一筒麦饼,一筒麦饼走天下。我朋友爱旅游,她老是去国外。去得起国外的人,一般也不在乎花销,可是她去国外,就爱带黄坛麦饼。有一次她去欧洲,在车里拿出黄坛麦饼,母女仁吃起来,卷着芝麻海苔的黄坛麦饼,香得别人不淡定了。一位很有身份的老太太,本来戴着墨镜在车子里闭目养神,她很少与人交谈,孤傲清高。麦饼的香味,诱得她放下身段,跟朋友的娘搭讪:“阿姐,你在吃啥?”老人说:“麦饼。”墨镜老太太说:“好香哦。”老人说:“芝麻海苔是蛮香的。”墨镜老太太脱下墨镜,盯着麦饼,鼻子嗅了嗅,努了努嘴巴,咬了下嘴唇:“阿姐,还有伐?”老人问:

“你想吃?要吃我包一个给你。”墨镜老太太尽欢颜,喜上眉梢,说:“好呀,好呀!”早顾不得矜持,管不了身份。当墨镜老太开了口子,其他上海人也不管不顾了,也表达了想一尝麦饼的愿望,纷纷说:“这个麦饼,把人馋都引出来了。”于是大家都分点吃吃,车厢里香得一塌糊涂。

有一次我和同学云去福建驴行,云带了黄坛麦饼。我俩正卷着吃,边上一个男的站在不远处,眼睛直勾勾盯着我们的麦饼。云问他:“麦饼吃不?”那个男人有点腼腆,没回答就走开了。不一会儿,过来他直爽开朗的老婆:“你们的麦饼这么香,把我老公给馋死了,还有吗?有就分我一个呗,他叫我过来讨呢。”我俩笑死了。云说:“早就问过他了。他不响,走开了。”女人说:“我老公一把年纪,脸皮还是这么薄。他想吃,却不敢张嘴。”这个黄坛麦饼,让一个害羞的大男人放下身段,央求老婆来讨,也真是有趣。

黄坛麦饼,一种能让人放下身段的美食。

把孩子还给他自己

林华烨

送儿子进了大学校门后,我们还在周边景区逗留。

中午点了个套餐,有儿子爱吃的小炒肉。两个人4个菜,小炒肉还有一大半。

“这些菜,儿子在也够吃了。”我有些遗憾,脑海里浮现的尽是儿子吃肉时的欢腾模样。

“你是想儿子了吧?”先生一语中的,说中了我的心思。

暮地,眼眶就有些湿润了。那天晚上,民宿老板说起一个天津妈妈送娃读书的趣事时,我还暗自笑话过那个天津的妈妈。娃都住进学校一个礼拜了,她还一直住在民宿里不愿意离开。又不能进校园看娃,又不能去给娃送餐,这千里迢迢而又无所事事的陪读是图个啥呢?

而此时,我却是秒懂了。看到好吃的,好玩的,就想着如果他就在那就可以一起分享了;即便是见不着面的,但近在咫尺,一旦需要就能在第一时间出现的心安。本质上,都是一样的心念挂,一样的丝丝缕缕,一样的耐心挂肚。

“妈妈,妈妈。”旁边餐桌上,有一个小女孩甜甜脆脆地喊着。忽然就想起儿子小时候和我玩的对歌游戏——

“妈妈,什么香香脆脆我的最爱?”

“美好时光海苔。”

那个虎头虎脑胖嘟嘟脸蛋的小男孩,已然长成了一脸刚毅,肩宽背厚的大小伙。前些天,他在沙发上打游戏,我往他身边靠了靠,张望着看了他手机屏幕一眼,就换来他的一脸嫌弃,甚至,还转身钻进他的房间锁了门,留下满腹心酸的我。那个小时候总爱拉着我的发梢安然入睡的软萌娃娃,真的渐行渐远了。

曾经,最爱粘着你的孩子,如今连多看他几眼,他都会扭扭捏捏;曾经,最喜欢叫着“妈妈妈妈怎么办”的孩子,如今说得最多的却是“你不用管,我知道的”;

曾经,他总仰望着看着妈妈的眼睛里充满了膜拜,如今他常常对你的建议意见一脸鄙夷,摇头叹气默默无语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……这种分离之痛,带着点被“无情

抛弃”的忧伤,带着不被需要的恐慌,内心里生出一种撕裂的疼痛。其实,随着孩子的独立和成长,反倒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,而是父母离不开孩子了。

美国心理学家Frank.S.J曾经提出一个概念:一个人想要走向独立,不可缺少的第一步是对父母的“去理想化”。

在孩子小的时候,会觉得父母是天,无所不能,而当有一天觉得父母并不是全知全能后,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,觉得他们“啥都不会”。这种嫌弃,其实是孩子自我意识的苏醒。

原来,随着孩子渐渐长大,被嫌弃,被他们鄙夷的目光笼罩,是所有父母都逃不开的命运。

有人说,在中国,父母与儿女之间,最深的爱是用痛来连接的。为人父母,牵挂是一辈子的功课。无论孩子多大,总想着离他们的生活近一点,再近一点。以“爱”为名的束缚和以“付出”为名的换取回报,让父母习以为常地对孩子的生活加以干预;而慢慢长大的孩子却希望挣脱父母的控制,摆脱父母的束缚,放下对父母的依赖,脱自己思考,去尝试,去经历,借此证明“我可以的,我长大了!”

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·派克《少有人走的路》中说:懂得分离的爱才是“真爱”,父母必须主动地与孩子分离,这样才能促进孩子的人格成长。

纪伯伦《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》也曾写道:你的孩子,其实不是你的孩子,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。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,却非因你而来,他们在你身边,却并不属于你。

成熟的父母,要尝试着坦然承受孩子长大后的“嫌弃”,要慢慢放下拽在手中的这根线,要允许并祝福孩子的独立成长。

如果有一天,我们的孩子开始嫌弃我们,我们最应该做的,不是伤心,不是失落,更不是愤怒,而是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:祝贺你,孩子!从这一刻起,你真正长大了!

把孩子交还给他们自己吧!因为,适时的放手,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爱。

看病

胡敏娇

终日疲乏,去看中医。已经在葛医生处吃过一段时间药,很有效果,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坚持,此次属于再续。网上预约挂号,葛医生的号很抢手,即使是下周的,也已经是临近中午的末尾号,无奈也只有约了。为了去医院,请了半天假。诊间与葛医生说起,上班时间不方便就诊,说你们下次可以早点来,我一般会早到。大喜。

第二周当天一早就奔去了医院。我还是保守了点,想着八点上班,葛医生七点半开诊的话也已经很早了,所以就卡点七点十五。谁知道到了一看,已经有很多人了,葛医生七点就已经开始看诊了。大部分病人是需要定期就医开药的老年人,聊起来,与葛医生,与病友,彼此之间都已经非常熟悉。其中一位老者,藏青外套,白衬衫,戴一顶藏青鸭舌帽,身材出众,精神清爽,除了瘦,还真看不出是病人。大家都很安静,医生也很有效率。轮到儿时,望闻问切下来,葛医生说:“气血太不足了,你还要有个问题想问葛医生的,却没想到起来。

看完去楼下药房取药,还只有七点四十。药房还没上班,就在窗口前先排队,基本就是刚才一起在葛医生诊室里的病友。于是,大伙聊起天来。排在我前面的病友戴着墨镜,告诉我排特需病人一次可以开14帖,而普通病人,只能一周开7帖。那还是挺有人文关怀的,我笑着说,特需病人来医院也确实不方便。他拉下一点自己的墨镜,指指自己的眼睛,“我的手术从进去一直做到第二天,做了十多个小时。”我没有看清他整个的左眼,但墨镜下露出的些许痕迹中也能揣出当时手术的艰难与复杂。“那是很大的手术了。”我说。他对我近乎惊叹的口气表现得云淡风轻,“上海做的,好几

光影

霞光万丈

(山水尤 摄)

暮枕半边山

魏人彪

黄昏的半边山竟然如此令人惊艳。我们驾车到达预订的人住酒店时,西斜的大太阳在奔涌喧嚣的海浪声中摇摇欲坠。

在象山石浦镇东端,一片低缓的山峦从陆地开枝散叶般地蔓延向碧波万顷的大海,岸侧危岩绵延高耸,形成了一个融瀚海、美礁、奇石、险崖于一体的绿色小半岛,这就是美丽神奇而又原始古朴的半边山。倘若从云朵的角度俯瞰,我们一定不难发现,半岛形若一头灵兽麒麟,正涉水入海,仿佛意欲推波逐浪,横渡海峡。

沿4号自行车道我们很快就到了半边山沙滩。此刻,光芒万丈的太阳与遥远的海平面正渐渐贴近,一派落日熔金的灿烂景象。海面上金光闪烁,驶入海湾缓缓移动的归舟,点点飞鸥,沙滩上的游人 and 景物都一一成了落日霞光里的剪影,精致而生动。半边山海面挺拔伫立在海边,一身金辉,直面台湾,默默承受一波又一波浪花飞溅的洗礼和喃喃倾诉……

关于半边山名称的由来,海峡两岸不乏许多美丽的传说,其中流传较广的一则是:黎山老母、观音、普贤、文殊菩萨四圣变化为母女四人,在西天取经路上考验唐僧师徒

禅心,结果不言而喻八戒中招。三个女儿嫌八戒太丑都不肯嫁,八戒心急火燎了:“那就让丈母娘嫁给我吧!”那日成婚,八戒入得洞房,谁知根本不是什么阁楼绣房,而是荒山野岭。身上的新婚网衫原来也是张箍拢网,越箍越紧,痛得八戒满地打滚。亏得悟空眼尖,看见云端上站着四圣,拉着师父扑地就拜,千叩万谢恳请四圣开恩,才饶放了八戒。八戒又羞又愧,跌跌撞撞来到东海边,在锁门山被门闩一绊跌得鼻青脸肿,一气之下,举起九齿钉耙将锁门山劈成了两半,顺手一甩,把一钎甩到了台湾基隆。因此一直以来,象山民间《风情歌》中唱道:“半边山,半边山,一半在象山,一半在台湾。本属一座山,八戒劈成山两月,这里称为东半边山,那面称为西半边山。海峡两岸水连水,山连山,同文同种同江山。”

宁海民间故事中关于半边山的传说也是值得一听的一个版本。很久以前,亭头无旁,因长年贫苦种田人姓张,力大无穷,因长年劳累以铁耙侍弄田地故人称张铁耙。有一次,张铁耙路见不平,打死了横行乡里、恶事做尽的财主被判死罪。牢头赵大良同情张铁耙,伺机放了他,二人一同乘船出逃。在海上漂了几十天,一日靠岸,一问才知到了台湾。二人投军,屡立战功,数年后张

铁耙已是边关元帅,赵大良则做了军师。一日黄昏,二人喝着酒,赵大良思念起家乡和亲娘,泪流满面,一旁的张铁耙深受感染,端起酒壶连饮九壶,然后举起千斤大铁耙伸向野岭,只听得“嗨嗨”一声吼,张铁耙掘起半边大山,连同赵大娘一起拖到了台湾。

先前,每一次看到这个故事,我都会想起余光中那首充满淡淡忧伤的《乡愁》: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/我在这头/大陆在那头。”

而此刻,太阳已然完全潜入大海,在这一刻,碧海清澄的海岸边,我真实面对的就是壁立的山体上那九道清晰可辨的“钉耙齿印”。艺术的真实源于生活的真实,民间故事、歌谣有艺术想象和创作的成分,但也是真实生活的一种情感寄托和表现。真雕浪琢,岁月悄然磨蚀、改变着壁上的“齿痕”,但永远磨蚀、改变不了两岸一家亲的事实。

当地前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介绍说,半边山自然有徐福东渡的人文底蕴深厚,这里还有徐福东渡的传说,昌国卫威震海疆的历史,戚继光抗倭大捷的战场……他说,要不是行程安排得太紧凑,可以去看看炮台山、塘岗山,庙湾嘴湿地、锁心礁,还有花开如梦的成片花海……

朋友再次邀请我们下次再来,他一脸向往地感叹,什么季节来都

是最好的时候,半边山定然不负所望!

他的描述让人浮想联翩。半岛的春天总是一副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的样子,草长莺飞,百花争艳,碧海之上云淡风清,烟波浩渺,“潮来一堆雪,潮去一片金”,后退的潮水在脚底下带着松软的细沙不间断地悄然流走,柔柔的,酥酥的,像微风拂过琴弦,似月光下落叶的一串沉吟。夏天的半边山是个绚烂迷人、活力和动感勃然迸溅的地方,云天一蔚蓝,浪涛拍岸,海滩上,各色大小不一的卵石在阳光下泛着亮,在海浪中滚出富有节奏的拖动声。到了秋天,风掠过海边的红树林,郁郁葱葱蛰蛰变成了闪亮的秋黄,这一大片挺水而生的丛林随波起伏,在霞光映照的日出或日落时分,宛如一块迎风抖动的织锦,浮光跃金,斑斓如诗。冬天来临,有些时候早、晚的云雾会显得异常的浓重,朔风中半边山那烟梦云壑、在惊涛骇浪中珠飞玉溅,美不胜收……

拉开客房的落地纱帘,是一窗闪闪发亮的繁星。半边山是令人期待的,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以后来与不来,但至少可以把握当下,比如暮枕半边山,听海入眠,期待明天凌晨喷薄壮丽的海上日出。